



0010642

- 刘伯承将军会见记
- 记贺龙
- 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
- 坂本旅团长之死

毛泽东访问记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精选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精选本

毛泽东访问记

长江文艺出版社 编

毛泽东访问记

本社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插页 310 0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 500

ISBN 7—5354—0388—3

I·330 定价：5.80元

出版说明

为弘扬革命传统，我们从本社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中，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中，重新编选了《毛泽东访问记》、《李先念将军》、《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巡视华北记》、《解放四平街》等四本报告文学集，以飨读者。

目 录

赵超构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1)
踏进延安	(1)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3)
朱德将军的招待会	(8)
民众大会	(11)
关于边币	(12)
标准化的生活	(13)
文艺界座谈会	(26)
秧歌大会	(24)
作家的生活	(29)
边区文协	(30)
延安的剧运	(32)
端午节访丁玲	(39)
延安文人群像	(45)
延安大学	(50)
鲁迅艺术学院的一瞥	(52)
教育三事	(54)
报纸·书店	(59)
延安的新女性	(61)
儿童保育院	(65)
特殊的婚姻法	(67)
医药卫生	(68)
一缆子会	(69)
变工队与合作社	(71)

民主方式的党政	(76)
领导与作风	(80)
交际处生活	(83)
写完了《延安一月》	(86)

黄炎培

延安归来	(89)
延安归来答客问	(89)
延安五日记	(96)

陈 毅

江南抗战之春	(117)
--------------	-------

荒 煤

刘伯承将军会见记	(133)
----------------	-------

沙 汀

记贺龙	(140)
-----------	-------

周 游

坂本旅团长之死	(245)
一 向光荣的英雄们致敬	(245)
二 队伍开到宋庄	(246)
三 坂本旅团长之死	(247)
四 两种射击	(248)
五 最险恶的两小时	(249)
六 我们的天下	(251)
七 副连长的插曲	(253)

尾 声	(254)
-----------	-------

黄 钢

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	(256)
一 汪精卫先生到重庆	(256)
二 汪先生在欢迎大会上	(259)
三 当汪先生在警犬面前	(261)
四 建国政策与外交问题在汪先生口里的解释	(263)
五 “试片室”里	(266)
六 落着雨的会场上	(267)
七 广州失守的后一日	(269)
八 尾 语	(271)
我看见了八路军	(273)
树林里	(299)
——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	
雨	(307)
——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	

茅 盾

脱险杂记	(317)
------------	-------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赵超构

踏 进 延 安

延安！延安！在路上揣测了半个多月的延安，终于映入眼帘来了。

车子进入延安，我找寻了半天，不知道哪里是延安市。这就是延安市么？在南方，只能算是较大的村镇罢了。

两面山坡，中间流着一条溪涧似的延水，东岸展开一条狭长的平地。这就是延安市精华所在的地方。

这里的山，只不过是一棵青色树木也没有的土堆，成百个窑洞挖在山腰，看去好象围了一条带子，至于延水，当它枯水期间，则是小孩子也可涉水而过的。它不汹涌，也不轻柔。

小小的肤施县城，二十九年受过敌机的轰炸，现在只剩下一些墙脚屋基，满长着青草。延安人彻底放弃了县城，把市面移到南门外来，就是如今所称的新市区。

延安古城假如还在，那么即使不会怎样光华璀璨，也总有一些幽暗深沉的古迹旧屋，让我们憧憬一下悠久的过去，但如今的延安完全是新建的，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简单合用，却是粗糙。就是最繁荣的新市区，也处处现出一个未成熟的都市的面目来。

商店的货物似乎很丰盛，但只限于日用品的若干种，窗櫺的装饰，纯粹是锣鼓担式的老手法。

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三百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五十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这一点可以充分表现延安还是十足的农业都市。

惯于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荫。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

除了打铁铺的叮叮咣咣，我们只能享受骡马的嘶声。那一种粗糙枯哑的音调，和延安的市容倒很合适的。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第一天延安给我们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

我们这一批记者，都还是第一次到延安的人。在最初的感受和最后的感受之间自有很大的差异。

这里先说一说我最初的感受。

延安当局招待我们的殷勤，是十分可感的。交际处处长金城先生矮胖近视，足不息步，为我们奔走接洽，这一份热情，尤其使我们难于忘却。假如我们只是做客而来，那就应该承认，我们这样的享受，可算是任何慷慨的主人给予客人的最高待遇了。但我们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享受，因此不能不对延安方面存着更苛的要求。那便是：信任我们。

而在最初几天内，从主人的表情，词令，眼光上，我看出了他们对我们中国记者团，热情、谦和、殷勤，可是颇有拘束。

因为我们摸不清延安人在这几年所蓄积的心理与感情，同时

延安人也不了解我们来访的诚意与动机，双方的谈话，都不敢放肆。没有理解，便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便不会有坦白的表露；因此，我们不敢随便提什么问题，不愿发表什么批评，可是主人方面又觉得我们只要求参观而无意见，一味客气而无所表示，也许反觉得我们的态度近于敷衍了。

在重庆，我是颇为饶舌的，在出发时，我没有想到国内有一个地方能使我停止饶舌。抱着这样的乐观与自信而来，延安人的拘束态度，使我不能不自制，不能不闭嘴。而这种不敢饶舌的经验，一方面威胁着我个人的自尊心，一方面也动摇了我这一回旅行的兴趣。

有时，我也和延安方面的干部交谈，慎重观察他们的颜色，细心体会他们的语意，时时刻刻警戒着自己，不要跳出合适的范围。再也没有比这种谈话更乏味更苦痛了。在整整一个星期中，我们都在茫然之中过去；我敢说，假如我们所停留的时间只有这一星期，则我们这回的访问，将不仅徒劳，一定还要带回严重的误会。

幸而在一星期后，主客之间，终于逐渐了解，谈话和交际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我们终于懂得这边的感情，并且看出共产党在这边所做的一切，虽然不尽为我个人所喜欢，却不能不承认其若干事情的强处。

现在，我特别写出这一段最初的感受，证明许多不幸是“误解”造成的，也证明误解是可以由合理的态度消除的。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毛泽东先生招宴，是在六月十二日下午六时，那天早上便发来了浅红色的请柬，招待人同时说明，希望我们在下午四时就去，为的在晚餐之前可以先和毛先生作长谈。

对于一个中共领袖的宴会，我们是没有理由敢于迟误的，大

家都准备好了，上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郑重，而颇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人坚决的保证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渡过清浅的延河，驶行了十分钟，在山谷中露出一所长方形的洋式建筑，那便是中共办公厅和大礼堂了。再驶近一看，环绕着这建筑的山腰，排列着无数的窑洞，那是办事人员的住宅，车子一直驶进大门。门口站着两名卫兵，是我到陕北来所见到的最整齐的红军。

我们被引导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这个客厅，也是延安最漂亮的了，又长又宽，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可以坐四十个人的丁字形桌子，洁白的桌布，摆着鲜花，壁上除了四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两边，一幅是斯大林委员长，另一幅是毛氏本人的。

客人们纷纷到来，各找着对手谈话，我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他们的领袖，这颇使我安心。因此，我也就坦然靠在沙发上，依着我的习惯，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此间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解除了所有做客人的局促与矜持。

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进来。

由周恩来先生介绍，毛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

身材颇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谈话会大约继续了三小时之久，先由毛先生说一段话，再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几十分钟的话，如拼作一句讲，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认为惟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统一，也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议论本是我所预料的，我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异。使我觉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词句异常的审慎平易，语气虽坚决，可不象一般延安朋友那种“张脉偾兴”的样子。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事实上，对于民主的原则，我们任何人都几乎没有什么异点可资辩论，至于民主的程度，以及这一党对于那一党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样的估计，那就难说了。

一边想着，一边倾听，日色渐渐向晚，通红的夕阳映得满堂辉煌。我一眼看到毛先生背后的油画上，斯大林委员长左手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摊着掌心，眉飞色舞地面对我们，似乎在雄辩，又似乎在向我们说教。

这时候，一种思潮蓦然在我脑中起伏。斯大林不是一个伟大的坦白的现实主义者么？他从来不创造什么空中楼阁的漂亮议论，他的议论一贯是为现实的斗争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对于承受斯大林作风的中共领袖们的议论，与其从议论本身去理解，实在还不如从他们环境的需要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易于接触真相吧！

晚餐以后。我们在大会礼堂看戏。

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场。

对于平剧缺少修养的我，这四出戏，算是比较能够理解一点的，在开幕前的锣鼓声中，我静坐在最前一排，胡乱地思索着这四出平剧是否也有共产党的宣传意味，《打渔杀家》之为革命剧，大概是无异议地可以通过了。《鸿鸾禧》是否表现恋爱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古城会》有没有强调关羽精神？而《草船借箭》是否有类乎此间所传说的游击战故事？

用这类的眼光来看戏，本是大杀风景的事：以这样的观点来评戏，实在也是很幼稚的，但在当时，却无论如何驱逐不了这样的思考。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现坐在我右侧，和我并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

一时，我有点感到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了。因为此时见到的毛先生，并不是今日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大概是吃了几杯酒吧，两颊微酡，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

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的发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

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

散场时，已经夜十一时，毛先生以微笑送客。在归途上，缺月衔山，清光似水，朋友问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印象，我明快的答

道：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在这里，不妨带便谈一谈我对于毛泽东先生的印象。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泽东说一声“组织起来”，于是通过干部，通过报纸，以至于无知识的乡农都说“组织起来”。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自然，单从宣传作用上去理解毛氏的权威，是不公道的。在造成毛氏权威的因素中，他本身的特点也决不能抹煞。他本身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曾以这个问题就教于许多共产党人，同时自己也冷眼的观察，综合起来，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舶来品，在过去所有的共党领袖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原版翻印共产党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的社会来。在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这种作风的不受欢迎，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则不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据说，从中学生时代起，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斯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

尊重传统的力量，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此外，再加上共产党所有的组织宣传，以及列宁斯大林的经验，毛泽东成功了。

边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上面的论断。这个有机会时再说，我现在先提一两件小事为例。

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象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的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

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工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工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我无意介绍共产党党员对他们领袖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批评或者有溢美之处。我也不想在这里判断毛氏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因为这是颇费口舌的工作。我现在只分析了毛氏比他们的一般干部有什么特别优长之处，这是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们所应该知道的。

朱德将军的招待会

朱德将军招待记者团，比毛泽东先生的招待会还早两天。地

点就在副长官部所在的王家坪。

延安市街上是举目无青的。王家坪副长官部的园子里居然有二三十株不算很小的树木。树荫下摆着二十来张矮桌，采取露天茶园随便谈话的方式。这天被邀参加的人相当多，虽然主人是军方，其目的却在让新来的记者们，多多认识延安人物，所以陪客之中，差不多已网罗了延安军政党三方面的名流。

朱副长官年逾六十，虽然是久经风涛的人物，可是朴素如乡农。一套军服穿得总不合身。招待客人时，带着笑容，很少说话。

比朱副长官更不会说话的是林彪师长。他穿的不是军服，而是平整的学生装，面容苍白，看起来与其说是带兵的军官，不如说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他不仅没有和我们交谈，并且露出忧郁伤心的表情，眼睛老是向地下看，似乎有意避免他人的烦扰。

贺龙师长和林彪师长恰成极端的对照。他有军人的仪表气概，有一撮胡子和一副方正的面庞，说话的态度非常愤激，颇有做惯了指挥官的威仪。他是师长，兼任留守兵团司令，又是联防司令，在边区掌握实际的军权。

我们还在这里会见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他年已老迈，瘦得可怕，门牙都已脱落，戴着一副大框的眼镜，几乎要占去他脸孔的二分之一。有人说他在前清中过举，但他自己不承认。他很客气的说：“风烛残年，早该息影田园了，只是为着大家的事，不能不出来服务。”他是陕北米脂人，带着浓厚的乡音，颇不易懂。后来有一回，他曾对我们大谈其易经，使我们记者团中最有经验的记者，也为之搁笔。

对于不懂易经的朋友，博古先生总可以成为谈话的好对手。他是“下江人”，一口上海官话，笑声爽朗，议论风生，很有勾引对手交谈的本领，可是对于我们记者，从没有提起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他是共产党理论家之一，解放社社长，掌握着全边区的出版事业。

那天的聚餐采用中菜西吃的办法，四个人一桌，聚餐后我们接着参加音乐晚会。

音乐会由鲁迅艺术学院及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大小节目三十个，其中包括西方现代的战歌，西北的民歌小调，以及他们非常自负的《黄河大合唱》。

那天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民歌这一部分。

照我们没有音乐修养的人听来，西洋歌总是那个样子，好听，而不亲切。不亲切，就是说没有鼓动陶醉的力量。本国的民歌就不然，那全是我们自己的乡村情调，所有民歌中所含蓄的感情趣味，全是我们所共通的，虽然音节比西洋歌简单，对于听众的移神作用反而大些。

音乐假如要向民众开放，民歌无疑的还有利用的价值。

《黄河大合唱》是一只大部头的歌曲，里面分六个小节目，有独唱，合唱，对唱，表现平静的河边生活，也表现雄伟的黄河吼声，而以暴风雨一般的“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两个节目结束。所用乐器，中西杂陈，锣鼓在这里显着最大的效果。但是，这种演奏对于外国朋友的耳官似乎不大适宜。外国人受不起这样的噪声，甚至批评《黄河大合唱》是“喊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

在延安作音乐工作的，主要是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戏剧系。但是，象那天晚会这样大的演出，在延安也是不容易有的。他们的音乐运动重心在歌咏，因为这个容易普及。为了普及，自然特重民歌，旧曲新调，非常流行，就是新创作的歌曲，也都比不了民歌的气息，乐器方面，锣鼓琴箫和钢琴梵铃伴奏，也颇觉别致。有一个创作的歌名《庆祝胜利》，中间还利用“唢呐”表现欢乐兴奋的情绪，据说在民间很受欢迎。音乐本来是艺术中最贵族化的，有些音乐家甚至以为“曲高”一定“和寡”，普及的一定不是有价值的，如依这标准来批评，那么延安的音乐运动是粗野的，可是，延安